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1.01.002

1978—2007 年中国隐性失业、 劳动力流动与整体失业率估计^{*}

周晓津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广州 510410)

摘 要:在由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的一元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隐性失业的剩余劳动力显性化为流动劳动力。因此,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整体失业率,其关键是弄清楚在转型期中历年城乡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考察隐性失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流动劳动力)与中国整体失业率,并利用 DEA(数据包络分析)对 1978—2007 年的中国整体失业率进行估计。估算结果表明:中国 30 年来的整体失业率为 6%~10%,且失业与增长的关系与 Okun 定律相吻合。其中,第一条包络线是剩余劳动力的最大供给曲线,该曲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高峰值包络在内;第二条包络线是城镇常住劳动力供给曲线,该曲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的低谷值包络在内。

关键词:隐性失业;整体失业率;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转型;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就业转移;数据包络分析(DEA)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1-0006-07

Concealed Unemployment, Labor Migration and Total Unemployment Rate Estimate of China from 1978 to 2007

ZHOU Xiao-j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4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urban and rural dual economy to unified economy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concealed unemployed surplus labor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become migrant workers. Thus, in order to know and master the total unemployment rate of China, the key is to know the scale of urban and rural surplus labors in transitional period in these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aled unemployment (surplus lab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flowing and the total unemployment of China and uses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total unemployment rate of China from 1978 to 200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unemployment rate of China in the 30 years is 6 percent to 10 percent a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growth is consistent with Okun Law. The first envelopment line is the maximum supply curve of surplus labors and this curve envelops the peak value of all flowing labors. The second envelopment line is supply curve of urban constant labors and this curve envelops the lower value of all flowing labors.

Key words: concealed unemployment; total unemployment rate; labor flowing; 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surplus labor; labor employment transfer;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 收稿日期:2010-11-09;修回日期:2010-12-14

作者简介:周晓津(1971—),男,湖南隆回人;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现任职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和现代服务业研究;Tel:020-86464127, E-mail:zhxjin@gzass.net。

一、引言

失业率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在中国,失业率曾长期蒙罩着意识形态的面纱,真实面目难辨。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唯一定期发布的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该数据仅把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城镇无工作者视为失业人员。不少文献认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真实地反映失业率这一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指标,纷纷提出自己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的相对值和绝对值变动范围非常之大,由最低的 8% 到较高的 35% (冯兰瑞,1998,2002) 以及最高的 65.6% (王诚,1995)。人们期待能够获知中国真实的失业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调查制度,定期发布失业率数据。

高失业率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准确的失业率数据对于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实施的方向同样重要。本文将从劳动力城乡流动的角度系统地考察 1978—2007 年这 30 年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整体失业率问题。事实上,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整体失业率,其关键是弄清楚转型期中历年城乡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我们试图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考察隐性失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流动失业)与中国整体失业率。本文第二部分综述有关剩余劳动力(隐性失业)与失业率方面的研究;第三部分讨论隐性失业显性化与整体失业率测度的模型和方法;第四部分是关于隐性失业、流动失业和常住失业(或者称为一般失业)的数据和变量描述;第五部分是估计结果和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用的估算方法和估算结果均不尽相同(周晓津,2008)。长期以来,无论是学者或政策研究者,还是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即中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更具体地说,农村存在大量且无法吸收殆尽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这一事实似乎永远不会改变(蔡昉,2007)。在经历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且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蔡昉,2007)。

王诚(1995)从统计测算的角度给出了中国 1985—1995 年的隐性失业率,依旧认为中国拥有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其所测算的中国农村隐性失业率高达 31% ~ 65.6%。吴忠民(2003)建立一个模型来对中国的区域性失业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岳希明(2005)考察了我国有两种劳动统计并讨论两种劳动统计在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以揭示它们在失业统计结果上出现差异的原因。部分学者使用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例如用 Phillips 曲线来研究中国的地区性失业问题。吴忠民(2003)画出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官方失业率的散点图,认为 Phillips 曲线和 Okun 法则在中国是不能运用的。

倾向中国整体失业率被大大低估的人们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中国农村的 1.5 亿剩余(或富余)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的隐性失业考虑在内,中国的失业率超过 30% (冯兰瑞,1998,2002;萧灼基,2002;陈敬,200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估计,中国城市的实际失业率达到 20%,而中国内地中小城市的失业率都在 30% 以上。但是,相当多的文献认为中国并没有如此之高的总失业率。中国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根据对国内学者和官员的问卷调查,认为 2001 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到 7%,其中,官员的估计较低(接近 6%),学者的估计较高(高于 8%);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估计 2001 年的真实失业率也只有 9% 多一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抽样调查并综合有关数据计算,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真实失业率在 10% 以上,其中 1997 年和 1998 年的真实失业率达 13% 至 15%。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多恩估计,到 2002 年底,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总失业率可能达到 10%,其中,农村的失业率在 10% 至 15% 之间。

三、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转移:规模(总量)与估算模型

通常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只用到一条包络曲线,而本文中有两条包络线:一条是剩余劳动力最大供给曲线,该包络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高峰值包络在内;另一条是城镇常住劳动力供给曲线,该包络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的低谷值包络在内。城镇常住劳动力不但包括城镇中原有的劳动力,也包含来自农村的永久移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最

大供给曲线与实际流动劳动力值之差就是我们所要计算的城乡剩余劳动力。

1. 城乡劳动力就业转移的规模

按照庾德昌(1989)所提供的数据,早在1986年底,中国农村非农化的劳动力就已经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37.15%;按这一增长趋势(年增长率5%~7%)计算,1988年底,中国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估计值则为2.25亿~2.4亿。日本学者皆川勇(1991)引用较早前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认为中国早在1987年就有5亿城市人口,比1982年的2.1亿增加了2.9亿。当时国家统计局是根据城市管辖范围来计算的,其中包括很多虽然称作“城市人口”却实际是农村人口的人口。如果将非农化劳动力计算在内,这一数据恰好能够反映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张庆五(1991)估计,1989年末中国实际有2亿多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领域。

在张庆五(国家公安部,1986,1991)、王茂修(1987)、辜胜阻(1989)、吴怀连(1989)、日本学者皆川勇(1991)、李慧京等(1990)、孙尚拱(国家统计局人口司,1990)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庾德昌主编的《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1978—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9月)中的资料和趋势,我们得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含乡内转移)和总流动人口规模,如图1所示。这些数据得到了学者和官方统计机构几乎一致的认可,国家统计局对

各省区常住人口进行调整时,基本上也是参照这些研究成果。

1991年后中国的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争论较多。其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农村与城镇)的往复流动和剩余劳动力(城乡剩余)再转移;二是学界不同领域和国家不同部门的介入。因此,1990—2007年中国总流动人口和城乡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1)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2)部委提供的资料,如公安部流动人口统计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及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1992)资料;(3)权威研究机构或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献:李潘(1994)、魏津生(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标课题组(蔡昉,1996)、何菁等(1994)、潘盛洲(1994)、石述思(1995)、晓京(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1994)、Chan(1995)、袁风雷(1995)、陈宗胜(1995)、王莉(1996);(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提供的联合研究开发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状况的数据(1997—2000年报告)。1997年后的研究基本沿用官方统计提供的流动人口数据。根据这些资料和趋势,我们得出了的城乡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总数(含乡内转移)和全国跨乡镇的流动人口规模,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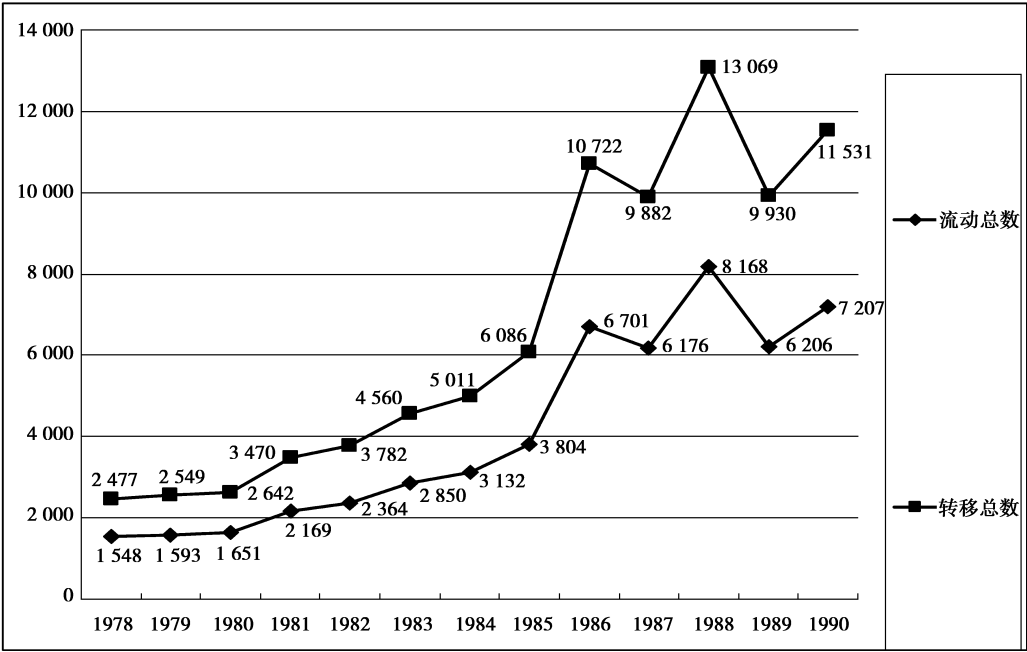


图1 1978—1990 年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和总流动人口规模/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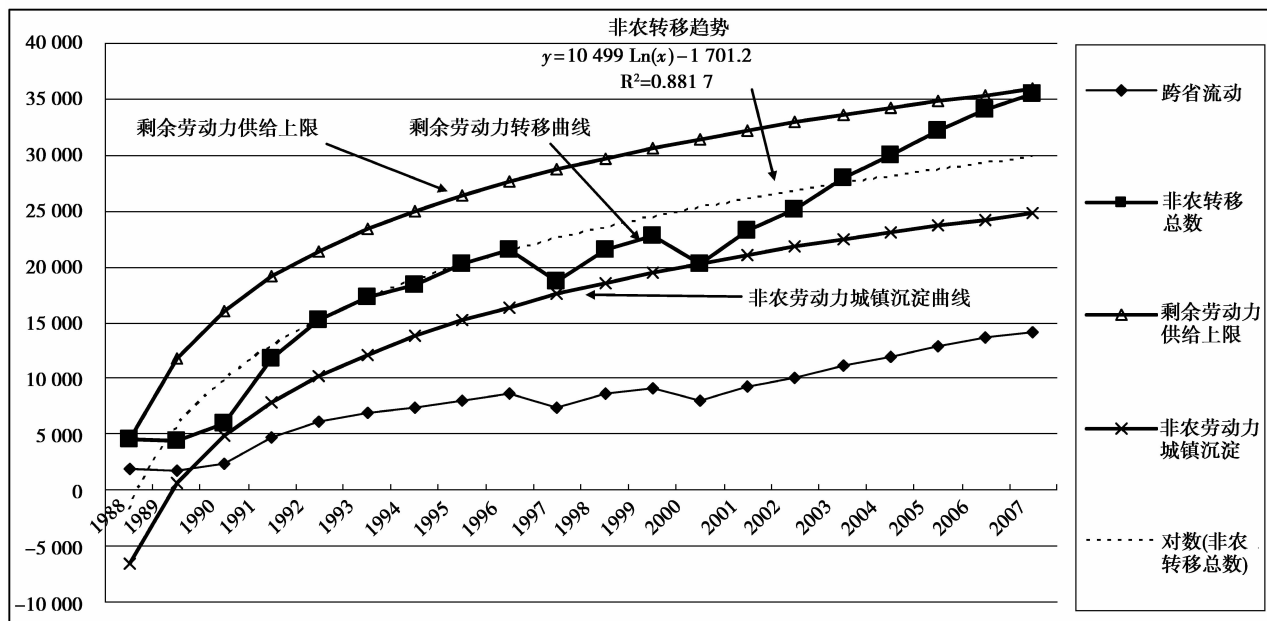


图2 1988—2007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与沉淀/万人

2. 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两条数据包络线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统计方法,已成为经济、管理、决策分析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周晓津(2008)将1978—2007年的流动人口用两条数据包络线描绘出来。如图3所示,最上方的数据包络线就是城乡劳动力就业转移的最大供给规模(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规模),而最下方的数据包络线就是流动劳动力城镇沉淀和城镇扩张所吸纳的“新城镇人口”。我们发现,如果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规模和“新城镇人口”规模作一条拟合线,竟是人们常见的逻辑斯蒂克(Logistic)人口模型转移曲线。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两条数据包络线将中国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分成四个部分,各部分的失业率按下列方法计算:

——外来常住人口,即沉淀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这部分人口和“新城镇人口”完全依赖城镇生活,文献表明此类劳动力人口的失业率甚至略低于原来的城镇劳动力(邓曲恒、古斯塔夫森,2007)。采用城镇待业率来计算这部分劳动力人口的失业率是恰当和保守的。

——隐性失业劳动力。可转移劳动力供给上限与实际流动人口之差,就是隐性失业劳动力。其中一部分劳动力在经济繁荣时期加入城镇非农劳

动力大军,而在经济衰退或者农忙时期回流至农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失业人员。在考虑隐性失业时,我们认为这部分劳动力处于完全失业状态。很显然,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农村同样也存在隐性失业人员。如图3所示,仅在1986年,即剩余劳动力供给上限曲线与非农劳动力转移曲线有一个唯一的交点时,经济达到繁荣的顶峰,我们认为此一年份的隐性失业劳动力全部显性化为流动人口,此时的隐性失业人口数量为零。

——流动劳动力(实际流动劳动力曲线与可转移劳动力供给下限之差)的失业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将此期间外出1—2个月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视为流动劳动力的失业率,其中年度乡内转移失业率为10.7%,本年度跨乡转移的劳动力失业率为11.9%。从谨慎角度出发,取12%为流动劳动力人口的失业率。

由于统计口径和群体特征的不同,中国很多省区并没有将50岁以上的城镇失业人员计算在内,因此我们对1978—2007年的城镇待业率进行了调整,即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乘以1.2。图4是对1978—2007年的流动劳动力数据分时间段(1978—1990, 1990—2007)利用Excel提供的曲线拟合工具计算的中国整体失业率。从图4可以看出,考虑隐性失

业后的失业率波动比不考虑隐性失业时的波动更加明显。1990 年后的两种失业率与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波动趋势吻合程度比 1990 年要好。城镇

登记失业率比我们估计的失业率要平缓得多,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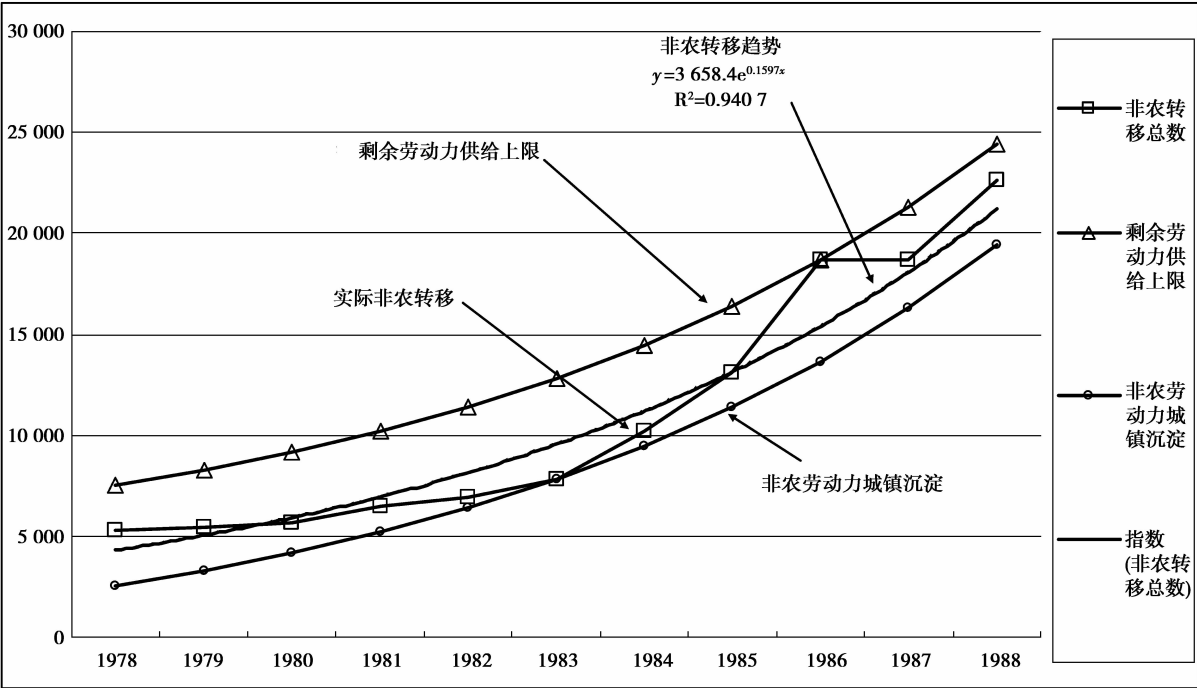


图3 1978—1988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非农劳动力城镇沉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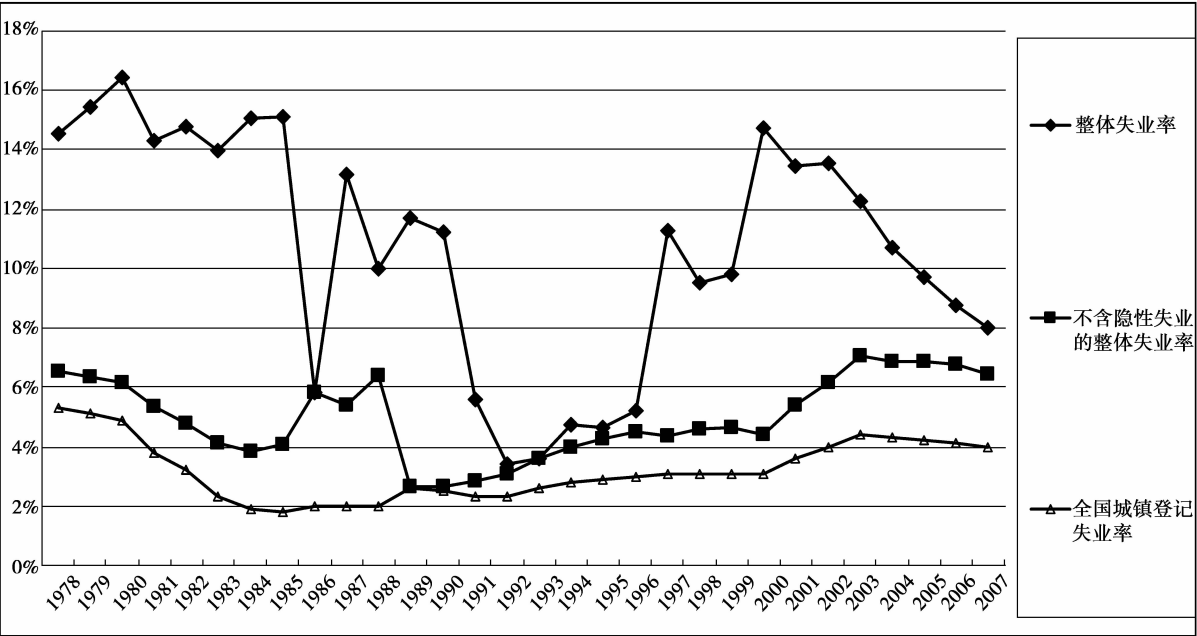


图4 1978—2007 年中国整体失业率

事实上,如果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Lewis-Ranis-Fei)中的横轴看成为年份,整个劳动力转移过

程也非常符合逻辑斯蒂人口转移模型。根据流动人口数据(乡内流动、跨乡流动),我们给出逻辑斯

蒂人口转移模型如下: $TL_t = \frac{36\,432}{1 + 69 \times e^{-(t-1978) \times 0.200\,86}}$

利用 Logistic 转移模型,得出 1978—2007 年的整体失业率如图 5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Logistic 模型不考虑隐性失业时的整体失业率曲线平缓,而考虑隐性失业时的整体失业率与分段拟合得出的曲线的曲率相同。究其产生差别的原因,主要是 Logistic 模型更符合较长期的劳动力流动曲线。事实上,Logistic 模型在经济转型早期的劳动力流动也是一种指数化增长,而在经济转型的第二阶段(就中国而言是城市改革阶段),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对

数化增长。

按两种不同的拟合方法所计算的结果的主要差别在于改革初期和最后几年。在 Logistic 模型中,我们认为 1978—1985 年的规模应该是高估。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农村制度改革的巨大威力:仅几年功夫,隐藏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得到释放。1997—2003 年的剩余劳动力则更多地体现出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实质,其主要原因来自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我们的计算表明此次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极为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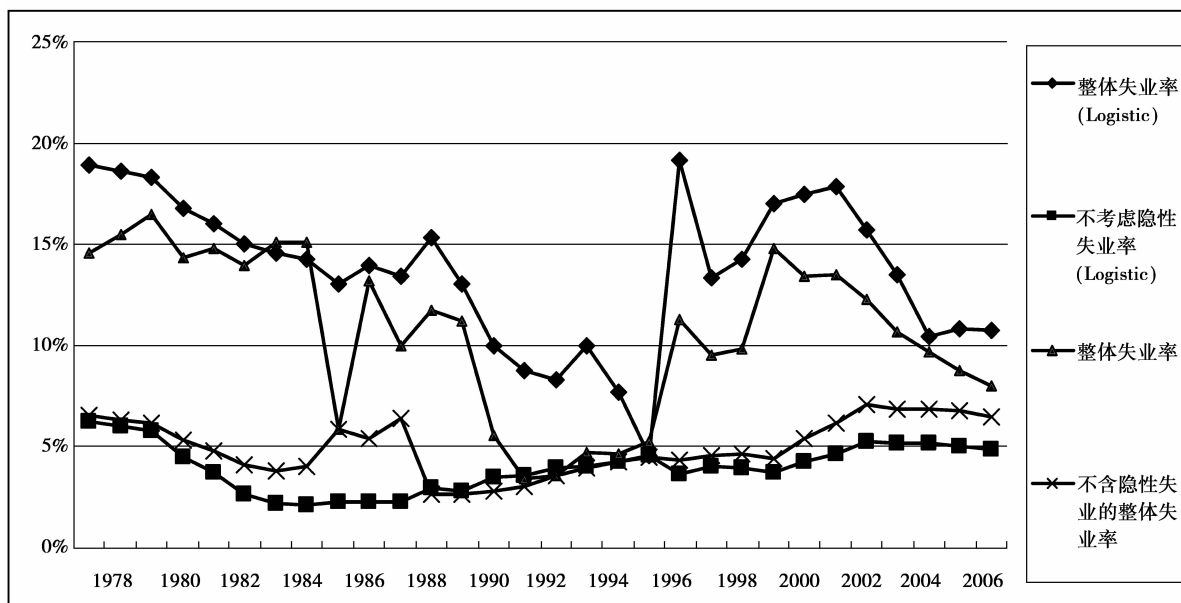


图 5 Logistic 模型下的 1978—2007 年中国整体失业率

将图 5 中按顺序分别以序列名 UMP1、NUMP1、UMP2、NUMP2 和 GDP 导入 EVIEWS5 中,绘制的失业率与 GDP 增长的关系如图 6 所示。其意义不言自明,Okun 法则在中国也同样适用。中国总体失业率与 GDP 增长率的关系为:失业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产出下降 2.3 个百分点。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我们通过分析,认为 2008 年中国整体失业率较 2007 年大致上升了 2%~3%,GDP 增长率较 2007 年下降 4%~6%。

五、结论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理论上高估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全部从隐性失业显性化为流动劳动力。中国经历 30 年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之后,无论

是否将剩余劳动力计入失业人口,中国的整体失业率都保持 6%~10% 的区间内。剩余劳动力的显性化,流动劳动力也逐步沉淀为常住劳动力,中国正日益由城乡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即 1978—1985 年,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计入失业人口是值得商榷的。正是我们的制度改革,剩余劳动力才得以真正的释放。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 Logistic 劳动力流动与沉淀模型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失业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否考虑剩余劳动力对整体失业率的影响,该模型都能较好地拟合我们的得出数据和对经济现象作出较好的解释。本文估计 2008 年中国新增失业率约 3 至 3.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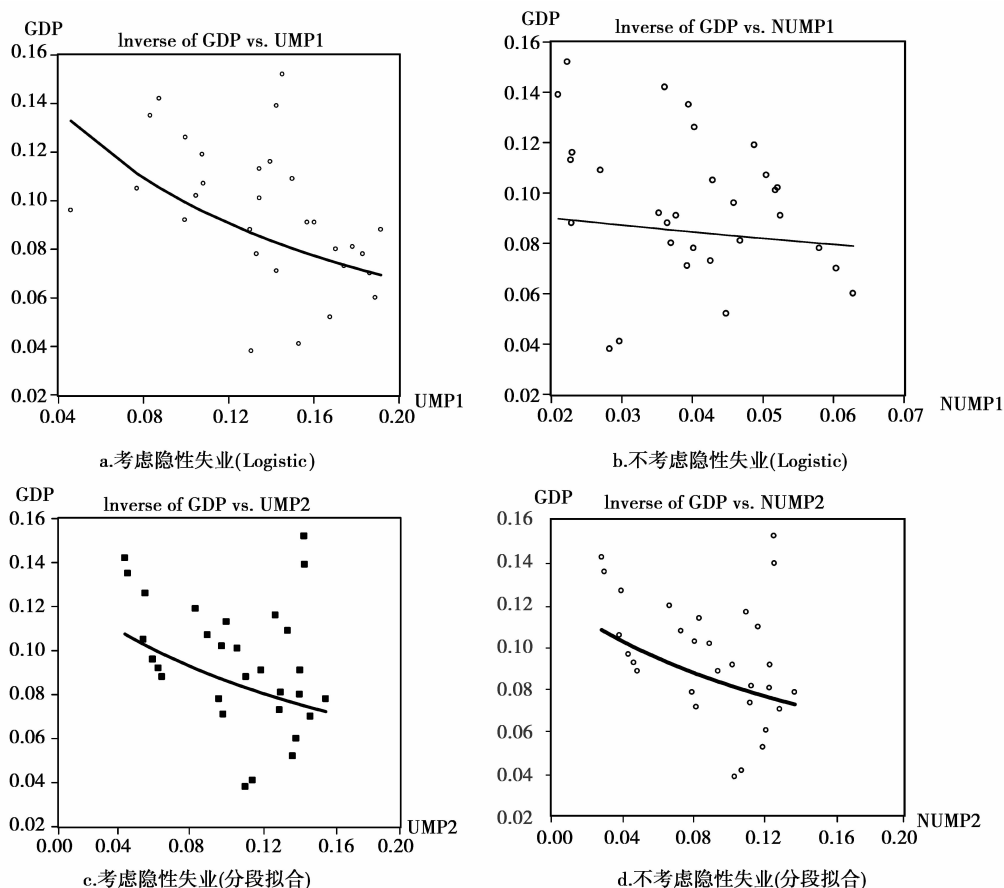


图6 1978—2007 年中国整体失业率与 GDP 增长

参考文献:

蔡昉. 2007. 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 中国人口科学 (2):2-12.

邓曲恒, 古斯塔夫森. 2007. 中国的永久移民[J]. 经济研究 (4):137-148.

钱小英. 1998. 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10):28-36.

吴忠民. 2003. 转型经济下中国的城市失业及劳动力流动[J]. 经济学(季刊), 2(4):857-874.

杨涛. 2007.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J]. 经济学(季刊), 6(4):817-840.

赵忠. 2004. 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 [J]. 经济学(季刊), 3(3):517-536.

周晓津. 2008. 中国城乡富余劳动力的供给边界与规模测度[J]. 改革(9):148-154.

EDWARD GU X. 1999. From Permanent Employment to Massive Lay-off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al Un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1993—1998) [J]. Economy and Society, 28(2):281-299.

HARRIS John, MICHAEL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26-142.

WU Harry X, LI Zhou. 1996.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J].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11:54-67.

WU Zhongmin. 2001. Regional Unemployment,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PhD Thesis.

(编辑:夏冬;校对:段文娟)